



引言

法意今古，總不外世道人心

—

小友徐恒，法大二年級學生，組織「番薯會文化沙龍」，不時邀約學人，圍繞選定主題，聚三五好友，座談切磋。「番薯」者，「翻書」也。此間用意，在於溝通師生，分享心得，造成讀書風氣，涵養愛智心性，作育探索心志。其事功籌劃、公益心腸與奉獻精神，難能可貴，正為一闕青春頌也。

是的，縱便心智孱弱的時代，唯剩純然私性的自我期待籠罩蒼茫，也有那個叫做理想的火苗，為青春禮贊，在暗夜閃爍。

法大校園窘迫，師生局促一隅，多年不見改觀，為京城高校之異數。學生宿舍區一處簡易臨建，二樓咖啡室，緊緊巴巴，約能容納二十人，是徐恒們的據點。2015年12月9日，天寒料峭，霧霾鎖城，在下驅車昌平，欣回母校，應約就拙著《漢語法學論綱》，與青年才俊座談。當日徐恒君主持，略備茶點。前來同學諸君，概有二十來位，聚攏圍坐，滿滿當當。

青春所在，光輝四溢，雖陋室而不能掩。思緒氤氳，精神滋長，心馳八極，串聯起校園與家園，鼓蕩起心氣與心志，而它們都是或者應當是人間適所安居之花園，更是心氣之所向，心志之所在。

徐恒君三言兩語，簡要闡釋座談主題，我就拙著相關論題，作一小時概述，然後諸君討論提問，我再回答，間有往還。既為漫談，復有交鋒，閒散而緊張。整個過程，計約三四小時。待活動結束，出門四顧，寒意撲面，暮靄沉沉，天地混沌。樓舍窗口的燈光疲弱而迷茫，如老人混沌的眼神。往昔蒼蒼莽莽，作為校園背景的軍都山，早已消隱於霧霾，不見蹤影，唯剩晦黯，一派幽暝。市井喧闐，而宇宙沉寂無聲，不怒自威，卻又神秘莫測，似乎暗藏殺機；或者，心意闌珊，對這個自己一手創造的人世早已失望至極，不再眷顧。不知為何，彼時彼刻，一剎那間，無意義感猛襲心頭，頓感蒼茫。可能精神太過亢奮，喧闐之後，肉身復蘇，反致樂極生悲。

幾位同學送我至校門口，一一道別。逮至返家，不覺其累，為母校學子讀書風熾高興，欣然復愀然。少頃，始覺腹中空空，饑餓難耐。腸胃有意，而糧草無情，只覓得半盒乾果，遂以一杯涼水唱和，聊以充饑。對一方天井，沉坐緩踱，汲汲惶惶，恍然夜深。

雖說身體疲憊，精神卻亢奮。回味各位同學的神態語氣，彷彿倏然返歸自己的青澀求學時光。那時節，怔忡而憂鬱，渴望卻懵懂，狂野又壓抑。畢竟，他們愛讀書，不倦思索，一代又一代的他們，也就是我們，讀書思考，求知問道，並且矢志於道，則薪火相繼，風雨兼程，這人世才有光。光不被遮擋，普照大地，我們才好生聚繁育，踽踽前行，行行重行行。

說到底，朋友，什麼人與動物的區別，還不就是人有書，動物沒有書，僅此而已。

數日後，越年，徐恒君發來座談現場錄音紀錄稿，長近三萬字，望我審訂後發布。我通讀一過，既感思路尚欠連貫，枝

蔓蕪雜，而以我對於作文之一貫態度，復認文字粗陋，有待打磨。否則，寧肯藏諸箱底，或者，擲諸清流。更主要的是，深感言猶未盡，意有鬱積，乃有增訂擴寫的念頭。因此，相約以五萬字篇幅了事，完工後再交稿發布。不料動手下來，斷斷續續，銖積鎰累，迄而至今，一年多時光，竟逾二十萬言。趕緊殺青，作此小引，說明來龍去脈，略申心心念念。至此，基本上，在當日實錄的基礎上，就這一主題而言，把想說的話都說了，說完了也就心安了。

是啊，讀書為求心安，心安理得，日子好過，而且，有望過得順暢。旅食他鄉，歲月流轉，春去秋來，轉眼霜鬢，人生不過如斯。

歲月幽冥，其實，終極而言，一眼望到頭也。

一

擬定的讀者不是別人，還是徐恒們，母校的學弟學妹。但也不限於他們，實望有更為廣大的人群，特別是法科青年學子。如此定位，就在於這是一個基於私人經歷的談話，面對的是晚輩，親密而又公開。因其親密，故有校友之間相視一笑而於心莫逆者也。許多事，特別是情感，常常只適合在小圈子裏分享，甚至只能私心忖度，私情授受。一意徘徊，兩情纏綿，此乃人情之常。因其公開，或者，公共性，則事涉廣大，情牽家國，論題必然溢出任何規劃，更非簡單鉗口就能禁絕。

人心深處，常欲放歌，這人間遂獲得了人間性。宇宙浩淼，時聞驚雷，這世界方顯現出世界性。歌聲、雷聲，不用說還有咻咻嗒嗒，大千天籟，哈，聲音雜多，你禁得了嗎？！

總體以觀，談天說地，指東打西，這「校園」與「家園」的大背景難逃「現代中國的立國進程」，一個中國歷史兩千年間最大規模的大轉型時代。對此進行「法意思考」，概予「文明敘事」，在將法意與文明連貫穿插中通盤觀照，是自己的專業行當，不得不為，也是竭力盡心、知不可而為之的自我修為。讀書人處此時世與時勢，此為作業，更是擔當。而透露的心思，指向的願景，還是「我們的祖國是花園」這一關乎應許之地的憧憬，也是對於它的社會工程意義的提示，更是期盼歷經無數犧牲——「最後的犧牲」，如周林剛博士¹所言——以開始一個「結束的開始」與結束一個「開始的結束」，處常得終，而成全吾土吾族這接近兩百年的大轉型艱難時世。

凡此二十萬言，成一小冊，概分十五節。其間，大致理路是，從一己生活世界的現象和經歷入手，漸次擴展，追溯和複述曾經的學思歷程，以規其時代背景，從而，在分析與理述具體理論作業之際，反思賦予其時代意義的公共形態，特別是體制之源自時代並構成了時代的交疊情形。蓋因既生世間，身心羈縻，性命所在，隨波逐流，逃脫不得，討活法，要說法，則一己私性生活可能展示公共進程，凡人小事的涓滴水珠當能折射時代大潮的浩瀚澎湃。無論有幸寄身平常世態，獲享辛勤勞作、安寧生活的生趣，還是不幸置身風起雲湧、翻天覆地之離亂，而顛沛流離，其一己身心，或卑微如螻蟻，或閃耀如流星，就這樣牽連於時勢與時事，而於難捨難分中交相呼應，在怡然自得或者倉惶失措中，上場走一趟，生死過一回。

畢竟，在生活、生命之體驗與表現的場域中，每個人都得體驗生活，一生一世總在體驗生活。想體驗得體驗，不想體

1. 編按：清華大學法學博士，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講師

驗也得體驗。這是此間凡塵的屬世性格與屬人天命。說到底，我們在德性上蔚為目的，歷史而言卻是工具。是的，工具，一種不折不扣、實實在在的歷史的工具而已。但是，表現生活，乃至於表達生命，竟至於創造生命，則為一種秉賦和特權，從而，是一種責任。這是掙扎凡塵而反求諸己的屬己人心。正是這一表現，歷史的工具掙脫了客體命定，超邁而為歷史的目的。由此蔚為主題，挺身而為主體。歷史與德性，就這樣經此扭結，而融為一體。從而，命者性也，心者行也，天意從來不可知，則盡心踐履，恪盡其性，是為人也。而且，惟其如此，才能擺脫工具的命運，而獲享歷史之目的的性命定在。

朋友，生死兩頭，天地之間，你我小命一條，掙扎，還是掙扎，除此之外，又能指望什麼？還能有什麼法子嗎？！

其實，你和我，你們和我們，紅男綠女，凡夫俗子，不論蓬頭垢面還是油光水滑，還不都是被決絕地拋到這個人世的嘛！既來之，則安之，無法逃避，只得活下來，力爭活好，活出尊嚴，則體驗之際善予表現，從而，借由表現而返身回顧，端詳來路，才有望看清去路。進而，「尊德性而道問學」，天助自助，照顧好生活與身體，不枉此生命與心靈。轉進一層，人生一世，草長一春，苦為常態，樂是插曲，其間輾轉，體驗抑或表現，保守還是創造，端賴一個「熬」字，而所謂人類的責任與尊嚴，起承轉合，全在此間一念，熬得住，並且，熬過來了。

還真的就熬過來了。

這不僅是一個生存論命題，講述着真實的生命過程，道盡古今人性，也是實踐理性的自覺內省，更是那個叫做「生命政治」的自我道義定位之命門所在。因而，記憶，不僅借由記憶進行反

思，並且對於記憶進行反思，對於記憶之反思進行反思，是此天命人心的徵象，更是此不絕如縷之一脈橫絕天下而照拂人世者也。因此，它是一個在默然自省中爆發的轟轟烈烈的對話過程，也就是一種絢爛而質樸的公共表現手段。對思想進行思想，給人間以人間性，讓存在由此獲得存在性。經此過程，借此手段，我們於回顧既往中溫暖了當下，而庶幾保持人性，進而，克勤克儉，克愛克威，戒慎戒懼，惟精惟一，才有望提澌人性。

至少，避免人世墮入暗夜，阻止人性蛻落成獸性，而維持這個人世生計的基本條件。

在此，無須刻意人為，但須時時用功，對於這個「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」之物種，總是難事，卻是好事，終歸是必修課業。

三

也就因此，公共進程及其時代大潮是如何影響一己身家性命的，它們對於置此時空的渺小個體的應對措置又是如何評判回應的，關乎其身家性命，而折射的則是它們的德性與績能，尤其拷問着它們的政治誠意。畢竟，任何公共進程，特別是旨在管理暴力而鋪陳權力網絡的活動，締結的是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，講述的是一個命令與服從的故事，道出了浮華人世面相之下的真實人際處境。此間無奈，悲辛交加，普世莫分，古今皆然。而在這個聚居的社會物種群落，它們均指向個體及其家庭，其知行，其身心，其禍福。飲食男女，必得承受生命之重；灑掃應對，總是生活的喜樂。因而，這個主要以政制與政

治為核心的公共進程，既以他們和它們為鈕扣最終均將落實到具體人頭，勢必反映並影響着千千萬萬渺小個體的生活方式，其柴米油鹽，其安危利病，其勞生息死。如此這般，則敵我公私、主權歸屬與和平的至上德性，以及政治決斷及其例外狀態，遂成吾人思之所向，慮之所在，更是懼之緣由。人就是這麼個東西，好歹一筆糊塗賬，不加小心怎麼行。因而，就現時代情形而言，它特別迫使我們的體驗與表現，記憶及其反思，必須時刻指向公共進程，特別是對於權力支配關係的組成與運作永保怵惕，以普世法度規範之，借文明規度涵養之。

正是在此，如果說哲學家們創造了人渴望善這一觀念，而人類確實展現了對於善的不可遏止的渴望及其責任概念，並且，「天生德於予」，硬語盤空，賦予了這個物種以尊嚴，從而，映照着並且砥礪了人類歷史遂成一個不斷趨向善好的光明進程，那麼，正如現代世界已然表明的，至少自法國大革命開始，人類記憶便已賦予政治變革是正常狀態的觀念，以及主權在民的思想以合法性。因而，探討人類群居生活之不得不然與可欲可能，反思全體公民政治上和平共處的法政形式與文明時空，落實其在地性思考並賦予其普世性品格，是包括華夏心智在內的一切人類心智之天道性命所在，更是借由實踐理性而砥礪成型的人類德性之成仁取義；當然而必然的，就是這個叫做知識分子的特定勞工階層的永恆使命。奴隸般地承受，烈士般地擔當，托鉢僧一樣地堅韌踐履，遊仙式的歡喜應對，是他們的光輝與悲愴。就此時此地而言，這也就是他們的宿命。如此這般，苦樂一體，悲辛交集，搶也搶不到，躲也躲不掉，何樂而不為。

本書立意在此，戮力於此，期盼與憧憬悉數指向於此，面對三五莘莘學子，三致其意，三致其意，三致其意矣。

四

當日座談，區區人到中年，而在座諸君二十出頭，彼此齒德相差三十載，正好一個世代。料有隔閡，卻終究溝通無礙。「猶記得，當年深隱，門掩兩三株」，心意輾轉，師生分享着共同的問題意識、時代焦慮和理論抱負。思之所向，情之所托，志之所寄，竟然一般無二，說明我們真的同在一個時代，共在一個歷史節點。而這個時代的欣然與頹然，這個歷史節點之前因與後果，你們和我們的期望與絕望，經天行地，驚天動地，流水行雲，同樣非人力所能遮蔽，亦非政治神學與政治詩學竟可掩飾或者扭曲。同在於共在，共在是因為同在，一同構織起這個叫做「時代」的魔幻時空。而所有的時代，總是特定的時代，一種此在，牽連於彼在。此在無情，彼在有情；同在為虛，共在為實。而不論有情還是無情，虛偽抑或真實，我們，還是我們，也只有我們，只能承受，迎面上，熬下去，將此在轉接於彼在，化虛偽為真實，為了那個更好的人間，一種別樣的可能性，汲汲惶惶，戰戰兢兢，守先待後，慎終追遠。

舍乎此，請問，還有什麼辦法。要是連這都犯忌，鉗口，豈非欺人太甚。

換言之，有意義的時間段落所表徵的歷史體系及其歷史意識，經由閱讀思考的體驗與表現，通過記憶及其反思，而積澱於心智，凝結成心性。從而，將古今一線牽連，融群己兩忘物我，即此在與彼在而共在，最終突顯的是一個叫做「我與我們」的活脫脫當下。我在歷史中，也就是在一個特定的漫長時間所含育造化的詞與意的體系中，一個由擺不脫的生死輪迴之鏈條所構成的生生不息的長河大波中，我固然是我，我更成了我們。

此時此刻，我豈能流離失所四處漂泊，我豈能沒有校園與家園，我豈能墮失心氣與心志。